

復學之路

在反修例事件中被捕的年輕人，當年不少被捕時仍在求學階段，當中有大學生，部分更是在中學就讀的少年。被捕及被起訴令他們學業一度中斷，他們重獲自由後，首要面對的挑戰是如何恢復學業。阿浩（化名）及Alan（化名）便是其中的被捕學生。

在蛻變計劃幫助及學校給予機會下，今天他們都已經順利復學並完成學業。然而，在往後的人生路上，部分被捕年輕人仍然活在這經歷的陰霾下，他們能否一如其他年輕人般發揮所長，仍有賴社會接納和給予機會。

阿浩：希望被捕年輕人也同樣得到理解和新的機會

2020年1月，正值14歲的少年阿浩（化名）參與社會運動期間，因涉刑事毀壞在香港街頭被當場拘捕。被捕時阿浩頭部遭擊中受傷流血，被送至醫院渡過了48小時，沒有被還押至警署，亦沒有進羈留所或「水飯房」。

「我俾人拉個陣就係俾人打到個頭爆咗，所以就48個鐘都喺醫院個度。」阿浩回想當時的情況說：「成地都係血」，由於傷情嚴重，阿浩留院治療多天，直至保釋後才出院。

阿浩被捕時，母親患了病，需要在內地接受治療。阿浩慶幸那段時間母親不在香港，未親眼見到他頭破血流的样子，少了一份擔憂和牽掛，卻也因為當時正值疫情期間，往返兩地需花費大量時間隔離，案件在身的阿浩無法親身陪伴。

阿浩回想這段往事，讓他感到慚愧的是當時自己年紀尚幼，不夠成熟體貼，沒有能力為患病的母親分憂。母親做完手術回港後，一天阿浩收到警署來電通知要控罪起訴，那一刻，他最怕被母親知道：「我那時很害怕，因為我媽媽是完全不知情。所以我真的很害怕，突然有警察上門，不知道媽媽的反應會有多大！」最後，警察沒有上門拘捕，而是致電邀請他到警署，讓他鬆了一口氣，但如何向母親交待，仍是最讓阿浩擔憂的事，「實在不知道應怎樣跟母親說。無論怎樣，也要跟她交代，那一刻可說是最擔心的時候。」

最終，阿浩被捕被判罪成。由於他當時年紀尚小，且有悔意並願意承擔責任，再加上學校給予很大的支持、老師幫忙寫求情信、感化官為他撰寫詳細的報告，再加上律師用心為他求情，在多方努力下，最後獲判社會服務令。根據法例，初犯者若被判處不超過三個月的監禁或罰款不超過一萬元，只要三年內不再犯案，其案底可被視為「已喪失時效」。

阿浩說，一些年輕人在被捕時年紀尚輕，但審訊安排曠日持久，待至正式審訊及被判刑時已年過21歲，失去青年審訊的空間與待遇，亦變相少了自我更生的寬恕的機會。今天，他已順利考畢中學文憑試（DSE）並升讀大學，重新投入並貢獻社會。他希望其他年輕人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理解和給予寬恕的機會。

回望過去的經歷，阿浩想當年他年輕，被憤怒情緒支配，讓人難以理性地思考；這經歷也讓他學懂珍惜，尤其是當年因為被捕而未能陪伴患病母親左右，讓他留下遺憾，今天的他，那管學校與家相距甚遠，他仍會選擇留在家裏，不入住宿舍，因為「我只想花更多時間陪媽媽。」

Alan：感恩家人不離不棄

尤如鄰家男孩的Alan (化名)，被捕時只有19歲，是大學一年級學生。跟社會不少年輕人一樣，Alan並不算特別熱衷參與政治或社會事務，直至2019年因政府修訂《逃犯條例》而掀起了社會反對，他跟那時很多年輕人一樣，也參加遊行示威，最終被警方拘捕。兩年後，他接獲警方通知，要再到警署落口供，並獲告之將會被正式起訴，「那一刻，我覺得整個天像是塌下來一樣！原本以為事情已過了兩年，還以為沒有事的。」

「另一個讓我擔心的，是我還沒有完成大學課程、還未畢業，一旦被判刑，大學是否願會接受我？我是家中第一位大學生，母親一直以他為榮。」

那時，剛好一位學長跟他有相近的經歷，遂介紹他認識「蛻變計劃」，獲協助面對司法程序。



案件在2021年年底開審，Alan選擇認罪，被還押到拘留所。「第一晚在拘留所，是最刻骨銘心。」雖然，他早已就還押的情景做好心理預備，但「真正的監獄跟電視看到的，差很遠很遠。那一晚，雖然我已經很疲倦，但一直也睡不着。我唯有合上眼，迫自己休息。」

拘留所外的車聲、汽車的引擎聲、懲教所職員巡邏出入拍卡的嘟嘟聲，一直縈繞在他耳邊，「那天晚上可能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一晚，從沒試過時間過得這樣慢。當你聽到雀仔叫聲，以為差不多捱過了到天亮，卻原來仍然是深夜。」

「那一晚，我腦海裏不斷出現的畫面是我在大學讀書的情景。在大學讀書可以說是輕鬆，只要你不太追求優異的成績，而我也很喜歡跟人討論。那一晚我就是想着唸書的日子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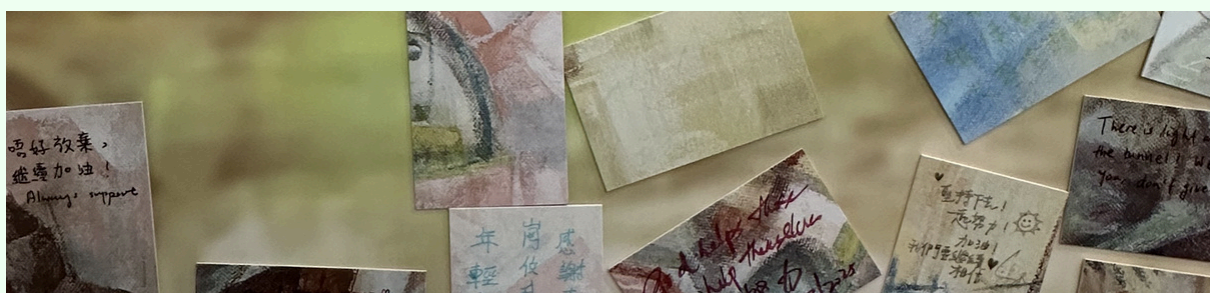
在拘留期間，母親與妹妹前來探訪，懲院院所容許拘留人士一個月可以獲親友送來六本書。「我媽媽入了六本《老夫子》漫畫給我。原來在我媽媽心目中，仍然是喜歡看《老夫子》的小朋友！」Alan唯有要求母親退回這六本漫畫書，換上他喜歡的書籍。

Alan成長期間，不少時間是跟外公、外婆同住，或許是這原因讓母親對他不夠了解，又或許在母親眼中，兒子永遠都是小孩子，仍然愛看漫畫。不過，母親無論如何仍然對Alan無條件接納，即使他被捕，母親仍是不離不棄。

Alan承擔了責任，接受刑責，但重投社會時，他一直的擔憂依然存在。「大學打電話給我，說知道我因為2019年事件而入獄，說大學決定招開紀律聆訊委員會，看我是否仍然合適，繼續在大學唸書。」

「我好擔心。我再找蛻變計劃，看他們能否給予幫忙。蛻變計劃幫我準備面對紀律聆訊。」

「聆訊過程對我來說算是頗為辛苦。但過了一段時間後，想法慢慢沉澱，覺得大學有紀律聆訊這制度也是好事，至少讓我可以來說服大學的教授、同學，讓他們知道為什麼我值得給予機會。」



「幸運地，我最後可以完成大學課程。」

由被拘捕、審訊一直走來，Alan說今天他難再像從前唸書時那樣，可以無憂無慮過日子，情緒也曾經歷過高低起伏。

大學畢業後，他嘗試尋找不同的工作，部份工作需要他填寫是否有刑事紀錄，又或者在面試時被問及被捕以及被起訴的細節，「我好怕這過程。當他們知道我有案底，都會問當時的情況，問得很仔細，感覺就好像再一次面對審判。每一次都讓我感覺很難受。」

今天，Alan在蛻變計劃介紹下，從事他喜歡的工作，對於未來的人生道路，他沒有想得太長遠，短期內他只願先照顧好自己和家人，「不想再連累家人」，因為母親在他被捕期間，為了照顧家庭需要做兩份工作賺取收入，扛起不少壓力，讓他過意不去。

經歷了這事件，「最大的得着是千萬別衝動。若果我對於一些事不明白，或者是一知半解時，那就別參與。」

「今天，我對世界的想法也有了改變。我仍然希望社會變好，制度會有改善轉變，但是方法可以毋須那麼激進。要改變社會，有時是需要慢慢來，要日積月累需要時間。並不能把外國的那一套直接搬來便可以。那是不可行。」

「經歷了這事後，我很感恩在這事上幫過我的很多人，包括家人，尤其是我母親一直對我不離不棄。也感謝蛻變計劃。另外，還有一位老闆，他幫了我很多，我要感謝他。」

我們的工作

服務人次

直至今年6月中為止，我們一共為年輕人及他們的家長與至愛提供 537 人次服務。接受服務的年輕人中，約 127 人使用輔導服務及約 150 人參與了「生涯重塑」服務，其中部份年輕人先後接受兩項服務。

